



麻雀赞

□李金花

一天傍晚,我和妻子在新滨公园散步,太阳已没入地平线,天际尚透出一抹淡淡的亮光。突然,一群麻雀掠过市政大楼呼啸着飞来,公园西北侧有一片以洋槐为主的林子,雀群在密林上空盘旋着,周边的麻雀也都像流星一样向鸟群集中,倏忽间就形成了一个遮天蔽日的巨大“蝶盘”,西边天际那微弱的亮光也全然被鸟群遮挡,夜幕随之降临。

第一次看到如此庞大的鸟群,我们禁不住驻足仰望观看,遽然间却见鸟群盘旋而下,瞬间落到树林顶端的枝条上。正是晚秋时节,树叶也飘落了一半,此时已分不清哪是鸟哪是叶,随之公园内就轰然响起了“叽叽喳喳,叽叽喳喳”的万鸟大合唱……高亢而优美的韵律,有机地融入刚刚降下帷幕的夜空,此时的大地和时空仿佛完全成为了鸟儿的世界。正当我和妻子陶醉在这奇观异景之中时,猛然间,就像是受到了统一指挥一样,林间的万鸟和鸣戛然而止,那一刻,静得空气似乎也凝固了。我们被这景象完全震撼了,好一个“百千寒雀下空庭,小集梅梢话晚晴,特地作团喧杀我,忽然惊散寂无声”呀。

我们鲁北平原的麻雀,也称为家雀。春秋之际,庄稼茂盛,籽粒丰满,麻雀群居在阡陌原野上的树林和蒿草深处,飞起时满满成片,浩浩荡荡,阵容宏大,速度急骤。麻雀长相平凡,灰褐色的绒毛覆着全身,土黄色的尖嘴边杂生了几簇长虚毛,又柔又细似一团小小的绒球。最引人的是它

的眼睛,黑色莹亮炯炯有光。伸展开黑色和栗色相间的翅膀,就像一把迎风展开的纸面团扇,土褐色的尾巴骄傲翘立着,如旗幡在风中抖动昂扬。麻雀是鸟中的下里巴人,为了裹腹充饥,整日忙忙碌碌,辛勤劳苦,它持家恋家爱家,更深深爱恋着养育它的这方土地。北方进入秋季,天气渐感寒意,那些惧怕寒冷的候鸟开始南迁,好像北国只是它们的驿站,它们更喜欢温暖且烟笼雾绕的华丽江南,而麻雀却不愿离开故土,它们不学“莺燕争南渡”,仍然“自我迎风傲雪飞”。在我们北方寒冷的冬季里,雪地上,枯枝上,楼宇房檐下,到处都有它们灵活的身影和欢快的鸣叫声。

麻雀处在鸟类中的底层,它其貌不扬,满身的土气和烟火气,难登大雅之堂,曾几何时还是“四害”之一。它没有百灵鸟婉转悠扬的歌喉,更没有孔雀绚丽华彩的羽毛,它比不上花格笼中的画眉八哥乖巧,也没有置于漂亮舍架中鸽子的惬意,但麻雀是独立自由的,它不受嗟来之食,不媚赞美之语。它勤劳朴实,在田间地头草从里觅食,累了就落在树枝上小憩。它不避风雨,不奢安稳,自强坚韧。它不怕贫瘠,不贪富贵,挣扎于世间的角落,奋发于风雨的缝隙。无论是酷暑还是严冬,风雪还是狂风,无论是风调雨顺还是旱涝灾害,在城市、乡村、荒山野岭,处处都有它的身影。它不需要被别人重视,对生活没有更高的索求,就那样简单快乐、顽强地生活着。

“燕雀安知鸿鹄之志”,这是世人对鸿鹄志存高远的赞美,反之也是对小小燕雀的贬低。我认为这是偏颇之词,对麻雀有失公允,你看秋风肆虐之时,它们时而随着飞扬的落叶起舞,时而站在高枝上翘首,时而停在长长的电线上惯看秋月春风,就像是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,给光秃秃的电线带来了无限生机;它们有时一个俯冲落在人行道上和人们捉起迷藏,趁你不注意又飞上屋顶仰望苍穹,而有时又似是邻家小妹在歪头幻想,好像整个时空都是它的殿堂。

麻雀是机敏且警觉的,一有风吹草动就会群鸣而起,如一群打劫的“响马”呼啸而来,又呼啸而去;麻雀是智慧的,智慧得甚至有些狡黠,在金黄色的稻谷即将收割的秋日,摇头晃脑的稻草人已吓它不住,有时会见麻雀们饱食稻谷后得意地栖在稻草人的肩头,似是在嘲笑“对手”的无能。

麻雀极会察言观色,审时度势,抢抓机遇。新滨公园荷塘南侧,养着几只黑天鹅和白天鹅,还有一群水鸭子。当公园饲养员拽着浮漂绳到鸭舍抛食时,周边树枝上早已站满了瞪着贼亮小眼睛伺机而动的麻雀,饲养员刚离开鸭舍,上百只麻雀就俯冲冲到鸭舍和鹅鸭抢食。此时我不禁回忆起儿时白雪皑皑的冬日,晨起后和母亲把门前积雪打扫干净,打开鸡舍,撒上高粱粒子,饿了一宿的鸡群便一哄而出快速地啄食,因大雪覆盖了大地,觅不到食物饥肠辘辘的麻雀也飞来抢食,它们

跳动在鸡的腹下,机敏灵动,闪转腾挪,我家那只高傲好斗的芦花公鸡,刁钻护食的黑母鸡和黄母鸡都奈何不了它。观此景,贪玩的我从屋中搬出大簸箩,用枣树棍棒支起,棍棒上拴上绳子,再撒把高粱粒子引来更多的鸟雀,见时机成熟便拽绳扣箩,再在一端盖上网子,可一只麻雀也没捉到,只有两只混迹在麻雀群里的黄雀被擒,原来,机敏的麻雀在簸箩扣地的瞬间,就像离弦的箭一样快速逃走溜之大吉了。

麻雀又极善伪装。荆棘枝上,乔灌木树杈上,麻雀筑巢于此。细长的杂草盘织成碗状敞口,底部用羽毛、树叶和草絮铺就,结实而紧密,它的巢穴伪装极好,不走近细看很难发现。如有刚孵出的幼雀,麻雀夫妇定会在近处徘徊。一天下午我和妻子在中海公园散步,看到一只羽翼未成熟的幼雀扑棱着翅膀掉在路边草丛里,一只跟随主人散步的硕大藏獒一个飞跃,扑到挣扎欲飞的幼雀前就要吞食,就在幼雀命悬一线的危急关头,两只麻雀“倏”地飞来,一只闪电般俯冲到藏獒头上狠啄它的眼睛,藏獒懵了,呜呜大叫,另一只迅即叨起落地的幼雀一飞冲天,将其快速地送回筑于小叶杨树上的巢穴。我不禁惊叹:这是一场多么惊心动魄的生死大营救啊!这是多么勇毅、果敢、伟大的父爱和母爱啊!

我们和麻雀同在天地间,同享受一缕晨光,共欣赏一轮明月。生于斯!长于斯!爱于斯!我爱麻雀,我爱家乡。

眺望祁连

□郑茂霞

“祁连归来不看山”。

从鲁北大地一路西行1800多公里,来到祁连山下的祁连县,仿佛闯进了一个奇妙梦幻、如诗如画的世界,望不尽的山峦,走不尽的草原,流不尽的溪水,处处令人惊艳,处处涤荡心弦。

祁连县隶属于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,位于海北西北部,祁连山中段,有青海“北大门”之称,翻越茫茫祁连山,便是河西走廊。

当车穿行在祁连山草原上,我的脑海里浮现着“天高地厚”“广袤无垠”“美不胜收”等词儿,直到言尽词穷,我仍然无法描绘出眼前的一切。从辽阔的草原到耸立的群山,从深邃的峡谷到潺潺的溪流,视野所到之处,皆让人目不暇接、流连忘返。

大雨飘然而至,水雾飞腾,让草原宛如仙境。草原恰似一块巨大的翠绿色地毯,铺陈在通往祁连山脉的峡谷、山坡、沟壑间。草场里,牛羊遍布,马儿奔腾,像一个个精灵。时不时,牛群从公路上穿过,浩浩荡荡,裹挟着野性与宁静相融的气息。大山连绵不绝,草甸连绵不绝,生机连绵不绝,舞动着天境祁连的英姿。

山是祁连的物产!在当地一位大哥赵锦奎引领下,我置身山与山之间广阔的原野上,眺望映衬在蓝天下的阿柔大寺,蔚为壮

观,眺望色若渥丹、灿若红霞的丹霞地貌,奇特万千。我吹着风儿,放空心灵,静静聆听着久违的故事、悠扬的牧歌,恋上一片色彩斑斓、唯美动人的高原。

在祁连,看山,就得看云,山与云浑然天成。随处望去,伟岸的大山携着层层叠叠的云,筑成天地之间一道屏风,守护着草原的安宁。位于八宝镇拉洞村的天境山,山脉延绵,云雾缭绕,气势磅礴,让人忍不住眺望山巅云端,体验“山之宗,水之源,山水共长天”的景象,想象藏在云簇里不为人知的秘密。我站在山的一隅,近观怪石嶙峋,山泉潺潺,远望青山如黛,苍松翠柏,融进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和无穷魅力。

祁连的山,或陡峭如剑,直插云霄,或圆润温婉,柔和轻舞,像一块块磁铁,吸引着远方来客。登上距离天境山不足五公里的卓尔山,我远眺雄伟高大的阿咪东索、林深谷幽的原始森林,一览从山腰流淌下的浓得化不开的绿,环视点缀其中的城镇、村落、牧场、道路,尽享祁连的风光旖旎。

祁连的山,有看不尽的雄奇秀丽,也有抹不尽的悲壮大义。锦奎大哥告诉我,群山峻岭中不知留下了多少先烈的足迹和鲜血,掩埋着多少忠骨英魂?

循着锦奎大哥的讲述,我仿

佛看到屹立在群山之中的座座丰碑。1936年10月至1937年3月,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孤军深入到河西走廊,寡不敌众,弹尽粮绝。在危难中,一支千人规模的队伍,冲破敌人围追堵截,长途跋涉进抵祁连山深处,饮冰卧雪,战天斗地,于1937年3月20日到了祁连县境内。在当地牧民引路指路、慷慨解囊下,队伍摆脱险境,凭着必胜的信念,翻山越岭半个月,走出祁连,向新疆进发,让革命火种燃遍天山南北。

此后,祁连各族群众不顾个人安危,冒死营救受伤和失散的红军战士。红军不怕远征难的大无畏精神以及军民鱼水情深,为笼罩着白色恐怖的高原带来曙光。

“天无绝人之路,总有一颗红星指引你走向光明。”朴实无华的锦奎大哥虔诚地说,“1949年,祁连解放,彻底告别了军阀的黑暗统治。”

站在卓尔山最高点,再放眼望向如诗如画的沃野,我的心里奔涌着波澜。想当年,上万名红军战士血染河西、喋血祁连山,150余名解放军战士长眠在祁连县峨堡镇的景阳岭,他们是否幻想着望一眼高原上的草长莺飞?

祁连的山,是英雄的山,是光荣的山。这片雄浑广袤的土地,

处处镌刻着信仰。随风舞动的经幡,民族团结祥和塔金灿灿的塔尖,跳跃着浪花的八宝河,以及夜幕下山上闪闪的彩带,在告慰守护大山的英雄。

在卓尔山脚下的拉洞台村,我看到曾经沉睡在贫穷中的村子装扮一新,遍布充满诗意的民宿、农家院。在山东援助下,整个村子干净整洁、错落有致、勃勃生机,告别“脏乱差”,吃上“旅游饭”。这也许正是先烈在风雨中渴盼的光明,在苦难中憧憬的未来!

在依着卓尔山、傍着八宝河的龙鳞公园,我看到刻着“革命英烈永垂不朽”的纪念碑,以及碑顶上鲜红的五星,仿佛听到了响彻祁连山脉的战歌,“巍巍峨峨祁连山,风刀雪剑烈骨寒。红旗指处峰让路,战士刀头血未干。”

又一个晨曦来临,我眺望祁连,悄悄说一声:“这繁华盛世,正如你们所愿!”

